



农村工作大跃进丛书

与海争地向地要粮

——金砂乡改造自然的经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农村工作大跃进丛书

与海争地 向地要粮

——金砂鄉改造自然的經驗

中共閩侯縣委會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与海爭地 向地要粮

中共閩侯縣委员会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4 字數12,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号: T4104·60

定 价: (5)八 分

E5
C6

目 錄

从金砂鄉看沿海（“福建日报”社論）	（ 1 ）
与海爭地，向地要糧	許力進（ 6 ）
人民当了家，赤砂变金砂	（ 6 ）
向大海宣战，要龍王讓路	（ 9 ）
岩石低头，土地献水	（ 15 ）
平沙崙，削山峯，絕地成糧倉	（ 18 ）
乘風破浪再躍進	（ 21 ）

从金砂鄉看沿海

1958年5月29日“福建日报”社論

閩江口琅岐島上的金砂鄉人民，在海潮、山洪、風沙、海沙交相侵襲的非常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苦戰了三年，全鄉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从世世代代貧困一變而為富裕。現在金砂鄉人民又制訂了宏大的規劃，准備修築拋石淤泥工程，圍墾海灘，開發荒山沙丘，大種果樹等等，繼續向大自然進軍，并積極准備迎接技術革命，走上農業機械化的道路，滿懷信心地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金砂鄉人民是先知先覺者，先行者，他們改造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業迹，向人們表明：即使自然環境非常惡劣，也有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本省的廣大人民，特別是本省沿海和島嶼上的廣大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黨的領導，共產黨員的模范行爲，是金砂鄉人民取得改造自然勝利的決定性因素。金砂鄉人民象其他各地勞動人民一樣，歷來就是有理想的，勤勞的，他們抗擊自然災害，追求美好生活。但是在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以前，勤勞擺脫不了貧困，理想始終無法實現。解放后，

金砂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封建剝削制度，改造了個體經濟，解放了生產力，為改造自然准備了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的條件。但是，這並不是說黨的領導作用从此可以削弱了。如果說改造社會需要黨的領導，改造自然，建設社會主義就更需要黨的領導。因為改造自然的任務更加繁重、困難，鬥爭更加艱苦、複雜。在這當中，有着兩個方面的鬥爭，一是同人們自己的妥協、保守、落后的思想作鬥爭。例如，走多快好省的路綫呢，還是走少慢差費的路綫呢？走資本主義道路呢，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呢？一是同種種困難作鬥爭。例如勞力不足，技術力量不夠，工具太少，經驗缺乏等等。如果沒有黨的強有力的領導，要不就是走向反面，迷失方向；要不就是停滯不前，成就很少。金砂鄉老農民陳仁淮說：“我今年七十四歲了，直到七十歲以後這幾年才看到金砂鄉的田園翻身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任你百萬家財，也難做到這樣。”這是說得很正確的。

在鬥爭中，金砂鄉黨支部真正發揮了戰鬥堡壘的作用，高舉着黨的旗幟，引導農民走正確的道路。當時金砂鄉人在改造自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分成兩派：一派在黨支部領導下，以共產黨員、貧雇農出身的幹部和積極分子為主，團結了多數羣衆，他們敢想敢做，有決心也有信心多快好省地改造這種惡劣的自然環

境。另一派，先是一個混進鄉政府當鄉長的偽軍官公開威脅阻撓；後是一些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反對，他們說：“糧食够吃就算了，應該向政府要求貸款十五萬元發展蕒草（編草席用），保證能够大賺錢。”想把農民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兩派的鬥爭，實際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兩條路線——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費的鬥爭。金砂鄉黨支部緊緊地抓住這個矛盾，主動地去領導這個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這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不先革政治思想的命，就不可能去革自然的命。

在改造自然中會遇到種種困難，沒有橫冲直闖的革命干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毅力，是不能“過關斬將”、勇往直前的，這就需要共產黨員用自己的模范行動來帶領羣衆。金砂鄉的共產黨員始終站在克服困難的最前列。勞力不足，他們一面自己猛干，一面動員妻子、女兒打破舊習，參加勞動，帶動了全鄉婦女出工；當海堤修好面臨大汛考驗的危險時刻，共產黨員站出來組織突擊隊，帶動了一千五百多個勞動力，連夜增高堤岸，戰勝了海潮。金砂鄉共產黨員的這種英勇行爲教育和影響了全鄉四千多人，使他們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結成了一個戰鬥的整體，什麼困難都不能阻撓他們前進。

金砂鄉人民取得改造自然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

全鄉人民依靠了自己的智慧和集體的力量，人人動手，
个个動腦，齊心合力向大自然展開了不疲倦的鬥爭。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依靠誰去實現？這個問題還不是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已經明確了。許多人認為要多快好省，就得向國家要錢、要設備、要技術人員，他們見物不見人，看上不看下，忽視或無視廣大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力量。金砂鄉的經驗告訴我們，依靠羣衆，走羣衆路綫，是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金砂鄉人民在改造自然的鬥爭中，不是依賴國家，向國家要這個要那個，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黨支部領導下，動員了一切的人力物力，分三路向大自然進軍：他們向大海挑戰，築起二十里長的海堤，制服了海潮，向大海奪回了一千一百多畝咸質地帶；向山討水，向沙要泉，修了大小水庫、經緯溝，造成四通八達的灌溉網，控制了山洪，消滅了旱災；搬掉沙崙，劈開山峯，擠掉咸水，全面進行土壤改良，終於獲得了輝煌的戰果，從每年短少几十万斤的缺糧鄉一躍而為每年剩餘一百多万斤的余糧鄉。在這一個征服自然的戰役中，金砂鄉人民真是智勇雙全，他們不僅起早貪黑苦干猛干，而且一系列的工程技術上的困難問題，全部依靠老農和農民技術員解決了。器材也是羣衆自己籌錢買的。依靠羣衆，有

什么困難，就有克服什么困難的辦法。國家建設資金和人才是有限的，必須用于主要方面，不可能平均分配、分散使用，樣樣依賴國家，等待觀望，必然少慢差費。金砂鄉的經驗證明，只有依靠羣衆，才能實現多快好省。

金砂鄉黨支部的領導經驗和改造自然的具體經驗，對於本省、特別是沿海地區來說是極其實貴的。本省沿海地區共有二十三个縣、市，在兩千八百多公里的海岸綫內外，各有几百万畝濱海田地和適宜種植雜糧、養殖貝藻類海產的海灘。此外，還有六百多个島嶼分布在沿海。這些地區大體和金砂鄉一樣，自然環境是惡劣的，一般都受到三个大災害的威脅：一是海潮吞沒了土地；二是干旱和山洪危害作物；三是咸質地帶的咸分浸害作物。這些地方的共產黨員和几百万人民同金砂鄉人一樣都是有志氣的人，他們都希望象金砂鄉那樣改造自然，迅速建立富裕的生活，實際上他們几年來也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許多勝利果實。我們相信，只要這些地區的黨組織進一步加強領導，象金砂鄉的黨支部那樣，在改造自然中發揮戰鬥堡壘的作用，共產黨員們都象金砂鄉的黨員那樣起模范作用，广大羣衆都學習金砂鄉羣衆的苦干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更大胆地更有計劃地展開改造自然的斗争，那末，就一定能够在短時期內改變面貌，就一定能够多快好省地大躍進。

与海爭地，向地要粮

——金砂鄉改造自然的經驗

中共閩侯縣委第一書記 許力進

人民当了家，赤砂变金砂

金砂是閩侯縣沿海的一个鄉，背靠山面海，自然條件很坏。全鄉四千七百五十三畝土地，經常遭受海水侵襲，土壤容易返鹽，嚴重危害作物生長。沿着山麓的一千八百多畝雙季稻田，每逢海水大潮，山洪暴發，都要受到洪水、泥沙、碎石的冲擊，莊稼被毀，田地每年都要崩毀三、四十畝。同時十天不雨，又會發生旱情。窮山惡水給金砂人民帶來的是“十年九年災，十種九不收”的苦難。一九四九年年景較好，平均每畝也只收三百七十斤。在舊社會，除了地主、富農和少數富裕農民以外，大多數的人都過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許多人靠借債渡日。全鄉每年都要向外借四千多担高利貸谷。有一百二十多戶不得不離鄉背井，逃荒在外。典妻鬻子的近一百戶。還有二百多個青壯年，迫于生計，挺而走險，當了土匪，做了小偷。不只貧農的苦水喝不盡，中農的生活也一樣痛苦。如中農陳堯煥，解放前雖然種了十

多畝地，但由于災害頻繁，弄得年年春尾都要吃野菜糠粃，還欠了一身債。他說：“我活了六十一歲了，受盡苦楚，這幾年才象人一樣生活着。”在這災難深重的日子里，外鄉姑娘都不願嫁到這里來，本鄉姑娘也巴不得早日嫁他鄉。當時這個鄉里，曾經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嫁云龍（隣鄉）一担早谷无處簪，嫁金砂无棉无被蓋簪衣”。這就是解放前金砂鄉人民痛苦生活的寫照。千百年來人們的祖宗沒有辦法改變這個惡自然，悲觀地把這塊地方叫做“赤砂”。后來財主們感到“赤砂”乃不祥之兆，把它改名為“金砂”，但貧苦農民不管它，仍舊叫它“赤砂”。

解放以后，翻身了的金砂農民，沒有向窮山惡水低頭。他們在一九五二年開始組織互助組，一九五四年成立了七個初級社，一九五五年冬，全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農民組織了四個高級社。在黨的領導下，依靠了集體的智慧 and 力量，治住了海水，戰勝了災害，改造了自然，取得了顯著的增產成績。尤其是合作化后的二年，全鄉面貌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一九五五年糧食總產量二百三十七萬斤，平均每畝四百九十一斤，比一九四九年增產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五六年，合作化的第一年，總產量驟增到三百七十五萬斤，單位面積產量七百七十七斤，比一九五五年又增產百分之五十七。一九五七

年遇到九十多天的大旱災，糧食總產量仍達到四百三十三萬斤，比一九五六年又增長百分之十五，平均畝產九百一十一斤，爲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百三十三。一個每年缺糧幾十萬斤的鄉，變成了余糧百萬多斤的鄉了。合作社年年增產，社員年年增收。一九五六年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七年全鄉農副業總產值又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近百分之三十，加上社員家庭副業收入，每人平均收入一百零八元。合作社的生產和社員的收入，都大大超過了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增產增收，使金砂鄉人民從貧窮走向富裕。農民購買力空前提高，穿著講究多了。過去這裡不少人穿破棉襖、麻袋衣，現在几乎是家家有毛衣，人人有新衣。光一九五六年全鄉就添置羊毛衣三百三十多件，球鞋五百多雙，棉被二百五十多床。貧農李希欽解放前隨父做乞丐，父親餓死外鄉，自己受盡了辛苦，一九五七年分益三百九十多元，吃穿有余，還新蓋了一座房子。金砂鄉老輩們留下的一句傷心話：“金砂、金砂，無金有砂”；現在變成：“金砂、金砂，有金有砂”了。許多姑娘也都愛上了金砂鄉，九年前與外鄉訂婚的陳子梅，現在不肯離開金砂了，她要男方到金砂來。四年前訂了婚一直不肯過來的外鄉姑娘楊瑞金，今年也歡歡喜喜地來金砂結婚了。老年人感慨地說：“今天我們的鄉才算真正的金砂鄉了。”

向大海宣戰，要龍王讓路

从赤砂到金砂，起了这么大的變化，是金砂人民依靠共產黨的領導，鼓足革命干劲，向自然作斗争的結果。

金砂人民與大自然的戰鬥从一九五二年開始。互助合作運動開展后，人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但在金砂鄉怎麼樣才能發展生產呢？在羣衆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當時以農會干部陳善鼎、吳賢太、林元登、林文棋爲首的二十二个貧農積極分子，他們大胆主張要築海堤攔海水，開水塘抗旱，大力改造自然，攻破增產道路上的第一道難關。但混入鄉政府當鄉長的僞軍官陳文元公開出來阻撓說：“誰主張修堤，餓肚子誰負責。”這時有一批富裕中農也跟着喊叫，反對貧農提出的修海堤的主張。富裕中農陳仁瑟，他的十二么田園遠離海邊，生活富裕，聽到要築海堤，即反對說：“不做閑閑吃一碗，去做半死破飯碗，誰要築堤誰出工，我不能跟着去賣命。”富裕中農陳師發，僱工養了一千多只鴨子，怕築堤后海灘變成良田，他就失去了放鴨的場地，對自己不利，也反對築堤。有些富裕中農，因爲自己靠放高利貸生活，怕修了海堤，農民豐收，自己就沒有剝削對象了，所以也極力反對。他們說：“主張修海堤，這是死

人做的事情，我們祖祖輩輩都无法修好，你們這些人就能够修好？我看有力氣還是用到別處去，要想修海堤万万是做空的。”有些富裕中農提出要改善生活就得靠搞副業、做生意。當時有些鼠目寸光的人也附和了他們的意見，七言八嘴，爭論不休。這時貧農出來了，六十多歲的林利瑞跑來農會找善鼎說：“過去我們作不了主，不修海堤餓了几十个朝代，現在當家作主了，你們一定要領導大家修呀！”他并囑咐青年們一句古話說：“只要做不會餓，不去做才會餓。”貧農的這些話，壯大了促進派的胆量，于是農會干部召開貧苦農民會，登門訪問，串連醞釀，貧農一致表示：“走祖宗走過的道路，永遠窮下去；走共產黨道路，生活一天改善一步。我們決心要修好海堤。”于是修堤的斗爭開始了。以貧農積極分子爲領導核心的金砂鄉農會，緊緊依靠了貧農，教育貧農一方面以自己的帶頭苦干精神去影響中農，另一方面對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堅持不懈地進行了思想斗爭。當時他們就以四个互助組的力量爲基礎，花了二年時間，修成了一條七里長的海堤，擋住了中小海潮，使堤內二千多畝田地有了保障。事實反擊了富裕中農的破壞，也教育和提高了貧農的政治覺悟，農民們在這向自然界作斗爭的第一回合里，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看到了自己勞動的成果，羣衆對金砂鄉的生產前途，開始有了

信心。

可是一條海堤，終難擋住大潮。一九五四年大海潮差點冲破這條海堤。同時堤外有一千一百畝地還在鹹水浸沒中。因此要真正解除海潮威脅，與海爭得土地，還得從靠海的洲地上，築起長十三華里、高一丈四尺、闊三丈二尺的長堤。但在互助組的時代，大家還沒有這個力量。再加富裕農民的反對，他們叫喊“興修這條海堤，是雞蛋碰石頭，築好等沖潰”。所以修築第二條海堤只是說了就算了。

一九五五年冬天，金砂鄉貫徹了毛主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辦起了四個高級社。合作化後農民積極性更大的提高了。當時修築第一個海堤的積極分子貧農陳善鼎，已經是黨支部書記了，林文其、林元登也是共產黨員了。於是黨支部提出了修築第二個海堤的方案，全鄉羣衆無不積極贊同。但當四個高級社社長到海邊勘察後，有人又動搖了。原因是海堤要花四萬八千個工，全鄉九百二十個男勞力得整整做四十多天，而且這時已經是舊曆正月初九了，離春耕大忙只有兩個月時間，在這春天多雨又是農忙季節，進行這樣大的工程，的確是個極其艱難的任務。當時黨支部馬上召開了會議，聽取黨員的意見，全體黨員表示：“修海堤決心不變，勞力不夠，發動婦女解決。”在金砂鄉要發動婦女勞動確又

是一个困難，該鄉雖窮，但婦女從來沒有參加勞動的習慣。爲了把水利修好，支部提出：“婦女要爲建設金砂出力量”，“黨團員干部的老婆、女兒帶頭担土築堤”，“婦女身上有土巴才光榮”等口號，并從實際上幫助婦女解決出工后家里小孩無人看管的困難，組織一些老弱婦女辦起娃娃組和托兒班。于是一支二百人的婦女先鋒下工地了。接着把六百多個婦女也帶動起來，這樣勞力問題總算解決了。海堤工程開工了，但新的困難又來了。這個海堤地基外靠洲地，內是長浦，要取土運土，人都得站在淹沒大腿的泥土與鹹水中，同時，海堤必須馬上堵好幾丈深的三條港。但在春雨多、海風大、海浪凶、海水冰冷的情况下，誰敢下去呢？有些富裕中農動搖了，他們說：“我看這樣跳下去干，做好了堤也沒有了人。”這時黨支部立即號召“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參加到突擊隊來”，“海水打透我們的衣服，打不冷我們修堤的決心”，“爲了金砂鄉的未來，必須戰勝海潮修好堤”。于是一支一百五十人的突擊隊組成了。他們赤着腳，穿着短褲在水中運土。被稱爲“張龍趙虎”的共產黨員林元登、陳衣珠等更顯得勇敢多智，連日來穿着單衣在深水中堵港，最后，終于打好了樁，堵住了港。此后，那里工程有困難，這支突擊隊就出現在那里，農民稱他們爲“永遠不怕困難，不知疲倦的‘鉄水

牛’”，誇獎他們爲“常勝軍”。在他們帶動下，大家只有一條心——堅決修好海堤。六十六歲的貧農陳則存，帶着兒子、兒媳一家三口人，全下工地，一直堅持三十幾天，他削泥土、砌石基，積極努力，碰同庚就競賽，見青年就挑戰。他說：“寧願衣濕身冷，也不能誤工”。几百個婦女也投入了這個運動，出現不少的模範人物與事蹟。特別感動大家的是從七歲就開始纏腳的六十六歲黃珠英，四十年來第一天當衆脫下小鞋，跳入水中，當幹部們勸阻時，她笑着說：“金砂能不再受難，兒孫能因此得福，我老人出點力也是歡喜的。”

在這風大浪凶嚴寒刺骨的季節里，修海堤不但要克服重重的困難和自然氣候作鬥爭，而且還要與天爭時，搶着在海汛即將到來的前夕把海堤修完。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緊張的搏鬥，當時黨支部又提出了“與天爭時，與海水賽跑，命可拼掉，堤不可破”的號召。一千五百多個勞力漏夜與海水搏鬥的場面開始了。海水上漲了一尺半，海堤已經加高了二尺，海水再爬上五寸，海堤又加高了一尺。就在這樣緊張地和海水搏鬥的一天深夜里，海邊刮起了七級的台風，浪象一個巨人一樣猛烈地衝擊着海堤，新築的堤，被巨浪幾次的衝擊後，嘩啦一聲冲破了一個缺口。在這危急的時刻，共產黨員陳依朱抱着裝了沙土的麻布袋奮身躍進急流想堵住缺口，但是巨浪象